

1928

咽 淒

著 曠

咽 淒
著 嚙 斯 崩

書 叢 露 白

編 會 究 研 藝 文 社 進

行 發 局 書 圖 東 泰 海 上

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四版

書 名 凄 咽

著 者 蒯 斯 隱

發 行 者 趙 南 公

全一冊定價五角郵費加一

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

分局 南京 長沙

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

目錄

- 卷首自記
永生之門
厄運之淚
死灰色的春假
灰黯絕望的圈裏
請柬
淒咽
圓軌上
悼亡集
尾

卷首自記

兩年來不覺寫成了十五篇小說。除了三篇已收入友人們的創作合集將另行發刊外，我手頭還有十二篇。現在請師友們選去了四篇，把餘下的，加以整理，彙成這本淒咽。其中灰黯絕望的圈裡等三篇散見黎明第一二卷，請東會發表於洪水二卷二十二期。

下面的幾篇小說裡的主人公，多是灰色的病的青年。我確信這裡的人物，在目下畸形的社會裏，並不是少有的，不過很容易被人忽視

過去罷了；至於我描寫得怎麼，表現得如何，那是又一問題。還有一層：我自信寫時的態度是狠誠摯的。

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，在這個時期裡，已沒有所謂「同情」「情感的共鳴」的存在，並不希望借這本小冊子來找到牠們。

「淒咽」是書中一篇小說的題目，並沒有什麼深意存乎其中。所謂「淒咽」，我想太主觀了罷。是淒咽？不是淒咽？誰能說！世間的樂苦實在懸殊得太厲害了，而且都沒有止境的。

到飯都沒有吃的時候，總沒有提筆的餘裕了罷。在這沙漠似的人生旅途上，淒咽或者就是我惟一的足印了，雖然這足印是那麼微淺，不必等到風吹時就會自形消滅。

(1)

永生之門

上

在她丈夫死後的第五個月中的一天傍晚，她收到一卷不寫明寄者的姓名住址的雜誌。

去年的三月裏，她和她名義上的丈夫，被牽在一處，拜了天地祖宗父母，關在一個房裏；大家說——就是她也不得不承認，他們結了婚了，是夫婦了。從和她丈夫同睡的第一夜起，她的眼淚不曾乾過；她的繼英在她心深處的留痕，非但沒有因時間的關係而改退，反一天的深了。

就在結婚那年的重陽纔過時分，她名義上的丈夫害了急病，不到十天便死了；從此她成了個一切不幸的集合體——青年孀婦了。在她丈夫未死之前，她的眼淚是背人流的；現在她丈夫死了，她沒有什麼別的新感覺，她只私喜有盡量哭泣的幾會了。她不是哭她已死的丈夫，也不是哭她公婆的獨子的死亡，她只在哭她自己的不可抵抗的厄運。在她這樣不顧生命地痛哭的時候，無論誰——她的公婆父母或者

旁人——在邊頭聽到了，總會狠同情地嘆一聲：『真薄命！可憐！十九歲便死了丈夫！』她聽了這種嘆語之後，非但得不到一絲同情的安慰，反哭的愈見沈痛了。『不錯——薄命——否則我爲什麼不能和繼英……？』她總不能自己地紅着臉，心裏這樣私嘆着。

在她小病徬徨中，不覺年頭已過，正是春風初吹的二月天了，是她丈夫死後的第五個月了。那天傍晚，她收到一卷不寫明寄者姓名住址的雜誌。自她丈夫死後——自她出嫁以後，她從未收到過外來的一封信一頁書；這回女僕進房來給她這一卷東西，她有點不信這是她的。她看了看郵局的日戳是『上海』，只細細把字委筆劃認着，『鄒唐梅如』那四個字，似乎有特別使她注意的價值，她眼兒盯着，移不開了。

「不錯，是繼英寄來的！他纖細清秀的筆姿是瞞不過我的！」

驚喜羞憤的感覺，一瞬間集上她身來。繼英已有足足一年沒有和她見面和通信了，現在寄這東西做什麼？她幾次解釋不了這個疑問，終於迅速地從『鄰』字撕起，把外面的包紙拆了。

裏面拆出來的是一冊創造季刊。她心中忽有所悟，不住興奮地把書頁很快的翻過去，想找出附在裏面的書信。翻了一陣，翻不出什麼，她再細心地一頁一頁翻過去，可是依舊尋不出什麼，她心中有點失望了。

她一邊懷疑着，一邊儘在把手弄着這卷收到未久的雜誌。痴痴出了一回神，她翻到第一頁『目錄』中去跳看。看到第四遍，她纔看見『卓文君』三字，她身上頓覺得冷了起來。這『卓文君』三字擴大了，

擴大了，她眼裏看見的只有這三個字，全頁的空間似乎都被這三字占領了。一種說不出分不明的感覺使她苦悶得幾乎哭了。

「繼英依舊在想念我？」她忽然發覺了這樣一個問題；她所找出的答案是『是』和『當然』。

「他在怨恨我！但是不該這樣來引誘我！」她想到『不該』和『引誘』覺得太辱了繼英，但她沒有餘暇來改正，依舊默想下去：『總之，是我薄命，是我負了他！』

「一定的，一定的，他一定在恨我的！不看見他臨別時的一眼麼？」繼英和他母親妹子搬家出去時的情景，在她眼前復現了。

在去年二月初的時候，爲了不得已的緣故，繼英家不得不捨了十年的故居，從她家裏搬到他父親在那裏做事的W地去。他們動身是在

一天的清晨。她和她母親正在他家裏依依不捨地話別的時候，他狼狽地從外面來，歎了一口氣，說船上一切都已妥當，請他母親和妹妹下船動身。帶了別緒大家走出去的時候，他只低着頭默默不響，她縮在後面，不敢向他說話。一直到大門口，他纔止了步，回頭來向她的母親告別，同時含了無限的恨意別情無可奈何的意思，呆呆的向她看了一眼。他們就這樣別了。但是他臨別時的一眼，她是忘不了的；這一眼的深意，她是完全了解的。

『繼英，你不用恨我！』似乎繼英在她面前，她起始訴說：『我是個最柔弱的女子，你是知道的，不幸我生在這禮教之邦的L地，更不幸養在紳士的家中，教我——柔弱的我，有什麼法想呢？你是了解我的，請你不要恨我，我們應該詛咒的，是我們命運的不濟……！』

晚飯時，她心中的思潮一起一伏，實在嚙不下去。她忽然覺得繼英坐在她面前，在呆呆看她；但她舉起頭來看時，她失望極了，坐在對面的不是繼英，却是個四十多歲的老婦人，板着面孔，似乎在對她發怒。她臉紅紅地低下頭去，急得幾乎哭了出來。

她手拿着那本雜誌，在她的寢室裏，呆呆對着桌上的美孚燈出神。外面是這般沈寂，假使沒有從她公婆那裏隱隱傳來的一些笑談聲，這偌大的鄒宅裏，似乎一個人都沒有了。樓下自鳴鐘煩惱地打了七下，暫時把這壓人的沈默衝破。她無意中舉起頭來，在對面衣櫥的玻璃中，看見她自己的紅透了的兩頰，羞怯的心情，使她低下頭去，起始翻看手中的書冊。

她狠不願意看第一篇『卓文君』，但似乎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誘力，

使她時時翻到卷首去。她幾次向房外看有沒有人來，雖則她確切地知道這時是沒有人到她這裏來的。遲疑了一回，她終於翻到第一篇的第一頁。

在半意識的狀態中，她模模糊糊地看下去，但她的心中還不能把看下去與不看下去的兩個相反的思想立刻消滅。她並未看清過什麼字句，只除了繼英的小像在紙上活躍。她不耐煩起來了，便一頁一頁順手翻過，一直到篇末。這樣的順手翻去，本是她無意的動作，並沒有什麼預定的目的或希望；但是在篇末，她忽然發見了一行字下有紅墨水劃的字句，她的心怦怦地跳動起來，好奇而又驚慌地細細讀下去：

『我們是新生了！永生之門開了！（向都亭奔去）』

『新生？永生之門？』她在問她自己，但是一瞬間又找不到什麼

答案。結果，她伏在桌上哭了。

她想：『要新生！要踏進永生之門！除非去死！』最後一句，她不覺咬緊牙關，恨恨地叫了出來。

在牀上，她的眼淚，沒有停流過；一半在哭她自己的命運，一半是在哭她和繼英的共同的命運。下一天天方的時候，她一手撩起帳子，一眼看去，彷彿繼英的照像掛在對面壁上；但是仔細一看，掛在那裏的不是繼英的照相，却是她已死的丈夫的遺像。她失望極了，忙把擦着帳子的手縮了回來。她恨極了，想跑去把照像打個粉碎；但她坐不起來；她頭痛得太利害了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『小寶寶，快些睡！睡了，明天好早些起來看新搬來的朋友！』

在暑假的一天晚上，母親要梅如上牀，梅如不願意的時候，她面貼着又小又嫩的梅如的面頰，附着她的小耳，這樣輕輕地說。

『朋友？也是像寶寶一般大小麼？』梅如笑了，紅潤的小臉上，左右顯出了兩個笑渦。

『是的。就是搬在我們後面。』

『真的麼？媽！不許騙寶寶的！』

『媽媽愛你，那裏來騙你？——不過，小寶寶要早些睡纔好，睡得晚了，明天起身一定要遲，那麼你的小朋友便不喜歡你，不和你玩了！』

『爲什麼？』

『新搬來的哥哥姊姊都不喜遲起身的人，他們都睡也早，起身也

早。」

「那麼寶寶現在便睡！」

「乖寶寶！我們小寶寶真乖哩！」

「媽媽！……」梅如睡在牀上，還想問什麼。

「這可不乖了！小朋友明天便好見面，現在趕快睡覺！」

梅如纔一聲不響，漸漸睡去了。梅如沒有姊妹兄弟，愛好的同學也沒有，所以近來她小小的靈魂，似乎也感到一些孤獨的悲哀。今晚，她母親出意的告訴她有小朋友來了，她不覺感到無限興趣。下一天清晨梅如就起了身一口氣奔到後面去。

梅如的家，和現在新租出的一列屋，正是前後二進，中間有小門通着，可以直接走來走去。梅如就在那小門附近，悄悄的走來走去；